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救赎

［广播短剧]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作者：莲之语

　　 　［悲伤的音乐起……]

　旁白：他得了武汉肺炎，医院没有床位，他住不上医院。这场

瘟疫死去了人太多了。他有家不敢回，怕这个病传染给自己的妻子，怕传染给母亲。他为了不让她们担心自己，就对他们说自己被隔离在一个宾馆里，一切都很好。他用身上有限的一些钱给自己买了一点药，买了些食品，在一个偏僻的地方找了一个便宜的出租屋住了下来。可半个月快过去了，买来的药已经吃完了，却一点效果也没有，病情不但没有好转，却一天天地在加重。他此时感觉喘不过气来，他想自己也许真的不行了，快死了，也不知什么时候这一口气喘不过来，就会被憋死在这出租屋里。

　　　［男子急促的干咳和粗重地喘息声……]

旁白：这几天他在半梦半醒中，脑海经常闪现死亡的情景，好像就在这个出租屋里，来了几个穿着防护服的人把他装进尸袋里抬了出去，扔进已经装满尸体的的车里，然后那辆装着他的车就飞奔地驶向殡仪馆，他被火化了。火化前没有人给他穿衣服，没有人为他整理仪容，也没人为他送行。因为他那个怀孕的老婆和已经快八十岁的母亲都不知道他已经死了。他好像看到自己的肉身化作了灰尘，在这雾霾中的天空飘荡着。他看到他的母亲不停的给他打着电话，可他却无法接到她的电话。他还看到他的老婆怀着七个月的身孕躺在床上无人照顾……

［男子长长的叹气声和干咳声。]

男子：（虚弱地）我最后再给他们打一次电话，再求求他们帮帮我！

　　　［他费力起身的声音。]

旁白：他已经给各个医院和社区打过无数次的电话了，不是没人接听，就是没有床位让他自行隔离、在这里等待……

　　　［拔电话的按键声……]

［电话通了嘟……嘟……的声音。]

医生：喂……

男子：医生，终于联系上了你们，你们快来救救我吧（无力地喘着）！

我想我真的再也挺不下去了，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药没有了，吃的也不剩什么了。行行好医生，救救我吧，我还有年迈的母亲也染上了病，我家里妻子正怀着孕，求你们了，我不想死，不能死啊！

医生：你还是赶快给你所在的社区打电话，现在是通过社区治疗再根据

情况送往医院或别的治疗机构。

男子：可社区他们说现在根本没有能力接收病人。

医生：那你在家好好自行隔离等待。**现在需要住院的人太多。**

男子：可电视说……

医生：唉，电视是电视，现实是现实。

男子：那怎么办？

医生：那只能先等着吧。

男子：那就是说让我等死，自灭……

　　　［没等他说完，对方电话挂断。电话里传来嘟嘟嘟的声音。]

男子：（虚弱的带着哭腔）共产党！你不是说你是大救星吗？

怎么不管我们这些草民那！我们这些草民死多少人，你们还是你们，你们还会为自己歌功颂德，自己是多么伟大、光荣、正确，是吗？！

［男子急促的咳喘起来。]

［悲伤的音乐起。]

［一会，电话铃响起，音乐渐弱。是家里的电话号码。男子打起精神，坐正了身体。]

男子：（接起电话）喂。

母亲：喂，儿子，你还好吗？

男子：妈，我没事。只是还在隔离期，等解除隔离我就回去看你。

母亲：没事就好（咳起来）。

男子：（着急地）妈，你还好吧？

母亲：妈这几天不太好了，我已经好几天没有吃的了，我给社区打电

话求助，他们没有人管，让我在家自己隔离。儿子，我想去医院，

自己也不会叫车，儿子你给妈叫个救护车吧，妈真是太难受了！

　　［电话断掉，传来嘟嘟的声音。]

男子：喂，妈　妈！

　　　旁白：男子手里拿着电话好象定在那，时间、空气、周围的一切

都好象静止了一样。此时的他多希望有一个神奇的力量让这个世界静止在那，没有痛苦，不再有死亡的威胁，然后人们又回到从前，就象什么事都也没有发生过一样。但现实就是现实，眼前这一切却让他怎么也无法逃脱，他痛苦地哭泣起来。

　　　［男子虚弱的哭声、凄凉，悲伤的音乐起……]

　　　旁白：（音乐渐弱）他好象看到母亲一个人在家痛苦无助的样子，

他后悔啊！后悔当初自己不如回到母亲那里，对她也有一个照应。

［他开始拔打电话，一遍又一遍的电话按键的声音，没有人接他的电话。]

男子：（哭泣地）妈，对不起，儿子不孝。妈，儿子先你一步走了，我

去那边把一切都准备好，你在过去吧。

旁白：他刚升起的一点希望熄灭了，他无助地躺了下来，静静地躺着，好像已经没有了生息。过了好一会，他拿起了手机，按下了手机的录音键。

　　　［手机按键声。]

男子：（对着电话录音）老婆，对不起，当你听到这段录音的时候，也

许我已经永远的离开了你。我多么想能看到我那还没出生的孩子，可瘟神却让我离开这个世界，我就是千百个不情愿也无能为力了。你和孩子要好好地活下来，将来孩子长大了，如果有机会能离开中国，就离开吧，这里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，在危难时我们老百姓就是一根草，没有人会管你是死是活。不要再相信他们，他们做了和宣传的是两回事，可怜的老百姓只是活在愚迷中还不知！

　　　［喘着气伴随着干咳声。]

男子：别了，老婆，我太难受了，撑不下去了，一点力气也没有了……

　　　旁白：他感到自己的元神已经离开了身体来到了一个暖暖的、祥

瑞的非常美好的地方，他在那里畅游着。忽然，他的前方了出现了一个高大神来到他的跟前，摸着他的头说，孩子，你回去吧……

　　　［男子的手机铃声响起……]

　　　旁白：手机在不停地响着，渐渐地他隐隐的听到了电话铃声，可他不想去接电话，他不想离开那美妙世界，他不想回到这个残酷的现实中来。可手机的铃声在不停地响着。

　　　［越来越大的铃声响了好多次，他下意识接起了电话。]

电话：（电话里传来祥和的声音）老乡，你那还好吗？（停顿片刻）武汉肺炎死去的人越来越多，我给你打这个电话主要是告诉你唯一能躲过这场瘟疫的方法。（停顿片刻）老乡，你在听吗？你虽然不说话，但我知道你一定在听是吧。这场瘟疫太大了，但是请不要失去信心，不要绝望。

男子：（虚弱地）我已经不行了，得了这个病，没救了。

电话：你有救，我打这个电话就是要告诉你一个大难中救命的良方。你

知道法轮大法吗？他是佛家的高德大法，是在人类道德败坏的时期来救人的，只要你诚心敬念这佛家的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，真善忍好，你就会绝路逢生的。这样你现在和我一起念，我说一句，你就跟我说一句，我们现在就开始：法轮大法好，真善忍好。

　　　［沉默、男子不作声。]

电话：（有些哽咽地）小伙子，我是个修炼人，我是修真善忍的，我不

说假话的。大法在救人，在这场瘟疫中已救了无数的绝望的人。

来，打起精神和我一起念，他能救了你的命，现在保命要紧，可比你住院管用啊！

男子：（好象从喉咙深外发出的微弱的声音）好。

电话：跟我一起念，法轮大法好！

男子：（很小、弱弱地）法轮大法

电话：法轮大法好！

男子：法轮大法好。

电话：真善忍好。

男子：真善忍好。

电话：好，你说的非常好，就这样和我一起不停的用心去念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忍好……

［男子随着电话中的阿姨一遍接一遍地念着。]

旁白：就这样男子和电话里的阿姨一起念着法轮大法好，真善忍好，也不知念了多久，男子迷迷糊糊好象睡着了，但在他的心里还在跟随着电话里的阿姨不停地念着法轮大法好，真善忍好……

［普度的音乐轻轻地响起……]

旁白：不知过了多久，男子醒了过来，他出了一身的汗，他知道自己还活着，他的意识变得清晰起来，全身好象轻松了，气也顺畅了不少，他听到电话传来的音乐声，他放到耳边听了起来。

［普度的音乐变强。]

男子：（过了好一会，下意识地）真好听！

［音乐变弱。]

电话：（高兴地）小伙子，你在听音乐吗？

男子：我在听。

电话：这个音乐的名字叫普渡，非常好。你现在好点了吗？

男子：好多了，谢谢你了阿姨，我刚才好像睡着了，没想到你还在陪着我，给我放音乐听，你对我太好了。

电话：小伙子，阿姨放心不下你，就是想让你好起来，能够在这场瘟疫

渡过劫难，明白过来。

男子：阿姨，你真善良。

电话：法轮大法的最高特性就是真善忍，我们是慈悲的在救人，不为从你们那得到什么，就是想要能听到我电话的人远离劫难，有个平安的未来。小伙子，你一定记住这佛家的九字真言，他是救命的法宝啊！

男子：好，谢谢你了，我一定记住。念这几个字我好像真的已经死不了了。

电话：真高兴你能这样，这我就放心了，我还要告诉你一个重要的事情，

就是这场瘟疫是冲着中共来的，共产党从执政以来坏事做绝，害死中国人八千多万。它切断了中国人与神的联系，人不信神，没有了信仰就什么坏事都敢干，现在人的道德都什么样了，人在害人啊！所以天要灭掉中共这是天意，如果你是它组织上的一员就得退出来，在心里抺掉用生命发过的毒誓，不要成为他的到陪葬。小伙子，你是党员吧？

男子：是。

电话：那现在就退出来吧。

男子：好，我退。

电话：那我给你起个化名叫重生吧。

男子：好，。以前别人跟我说我还反感，这次我真的信了，这九个字真是太灵了。谢谢你，阿姨，是你救了我，要不明天的这个时候也许现我已经离开人世了。

电话：小伙子，请记住，是大法救了你，法轮大法已经救下了无数的世

人，退出共产党这个邪恶组织已有三亿五千多万人了。现在瘟疫当前，一定要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明白过来的人就能得到救渡。退出党团队组织，用真名、化名、小名都可以，写在纸上贴出去，或写在壹元钱上花出去，并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忍好会使人真正的逢凶化吉，遇难呈祥的！

男子：一定。我要马上告诉我妈妈，她也得了武汉肺炎，谢谢你，谢谢了。

　　　旁白：男子得救了，他知道自己真的活过来了，瘟疫已经离

他而去了。他激动地拔通母亲的电话。

［拔打电话的按键声。]

男子：（激动地）妈，我好了，我得救了，是佛家的九字真言救了我！

母亲：（无力地喘着）你说什么？

男子：（兴奋地）是大法，是法轮大法救了我。妈，你听我说，你现在开始就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忍好……

　　　［男子的声音渐弱、隐去。]

　　　［普渡的音乐响起……]

　剧终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一日